

陈毅文学传记之十

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



晓鲁 铁竹伟 著

西藏文書集成

从沙縣走向十里洋场



卷之三



陈毅文学传记之十

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

何晓鲁 铁竹伟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

何晓鲁 铁竹伟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· 印张7 1/₄ · 插页4 · 字数160,000

1986年5月第1版 · 1986年5月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8,700

书号10137 · 139 定价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》是十二本陈毅文学传记中之第十本。

1949年5月24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之后，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。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捣乱、敌特的破坏、投机家制造的金融危机、美机的轰炸、民族资本家的徘徊观望……以及流氓阿飞、匪徒小偷、妓女难民等旧上海余留下来的大批社会问题的堆积，造成了棉、粮、煤这“二白一黑”的短缺，造成了人心的浮动。本书真实地记录了陈毅在担任这一重任的一年中，如何日理万机、废寝忘食地处理了这样一些问题，使上海初步走向了稳定和繁荣。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策理论水平、他的博大胸怀和胸怀，以及坦诚待人、毫无架子的品格。

本书对于三十多年前大上海的现状和我们解放、治理上海的艰难历程，都有翔实的记叙，既有珍贵的史料，也有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责任编辑：王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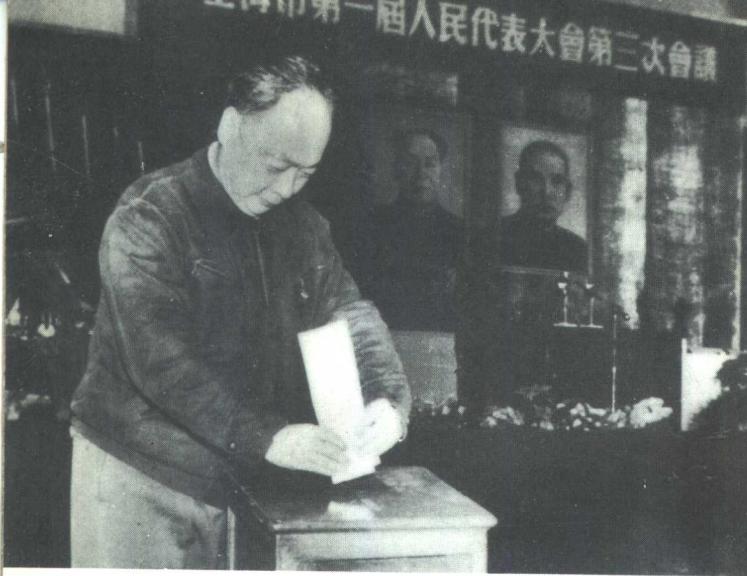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：陈坚

1950年2月7日，陈毅视察被美蒋飞机轰炸的杨树浦发电厂。



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。左起第三人为陈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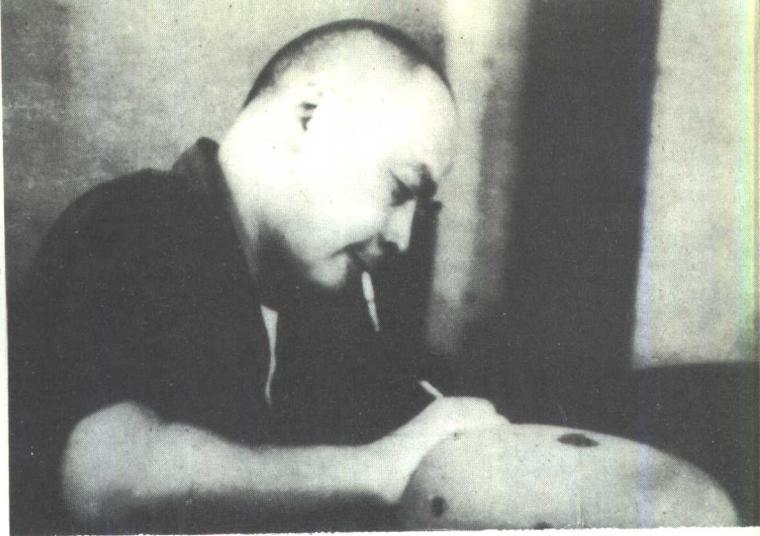


在上海市
一届三次人代
大会上投票。

陈毅与参加五卅工人运动的老工人施小妹等人民代表亲切交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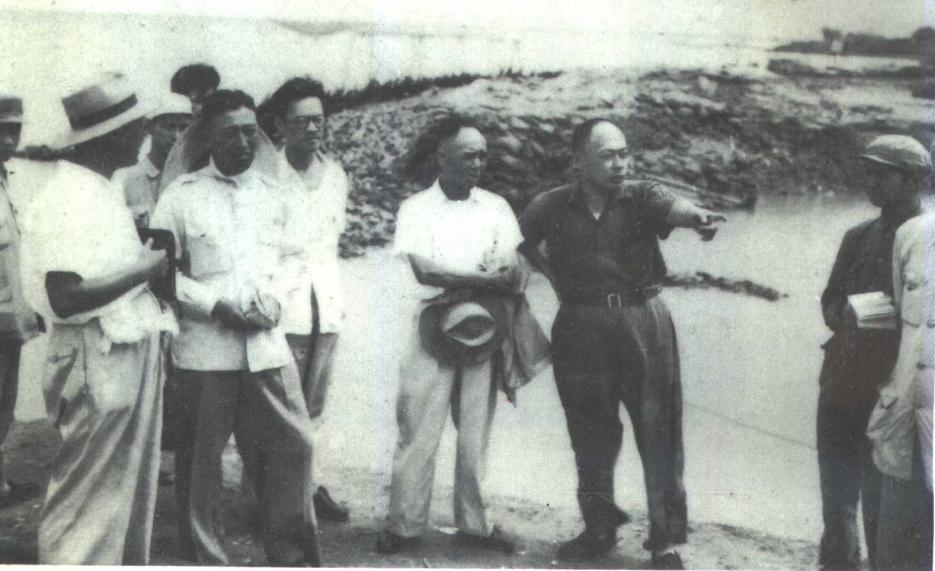


1949年6月，新任上海市市长、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陈毅在紧张工作。



1949年7月6日，三野司令员陈毅在检阅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。





陈毅和赵祖康副市长一起视察海堤。



陈毅在群众大会上讲话。

小 引

这一切，都发生在三十多年前，黄浦江上曙光初露的年代。这一切，都与一位忠诚、纯粹、才华横溢、满怀赤子之心的共产党员相关联。那时候，祖国疮痍满目，百废待兴，困难何其多！而这位共产党员所集中代表的党风民气又何其高昂！

今天，困难又何其多！人们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这位集惊涛巨浪于一身的共产党员。他是谁？凭什么得到上海人民那样的崇敬和爱戴？我们希望，从本书这些真实人物的真实故事当中，读者将会自己找到答案。

目 次

小 引

第一 章	弯弓待发	(1)
第二 章	漂漂亮亮进上海	(25)
第三 章	新市长上任	(46)
第四 章	初涉上海滩	(60)
第五 章	银币之战	(77)
第六 章	中国人的尊严	(91)
第七 章	与布尔乔亚交朋友	(107)
第八 章	朋友多多益善	(131)
第九 章	知 音	(147)
第十 章	化腐朽为新生	(162)
第十一章	刺 客	(182)
第十二章	在麦克阿瑟的炸弹下	(193)
第十三章	说真话，天不会塌	(208)

第一章 弯弓待发

1

他象士兵一样剃着光头，敞着布军服的领口，坐在司令部里摆弄一盘围棋，但显然心不在焉，老是看表，老是向门口张望。

他就是陈毅。他在等人，已经等到三更半夜，心焦如焚。从南京到丹阳的汽车里程，他仔细计算过，决用不了这许多时间。那末，是车子抛锚？是遭遇了残匪？……突然，一阵马达声响由远而近地传来了，多亲切的声音！

陈毅高兴得象个孩子，叫着“到了，到了！”把棋盘一推，抓起帽子迎出门去。一个个子不高、行动敏捷的军人已从车上跳了下来，这正是陈毅等候已久的第一野战军政治委员、总前委书记邓小平。

“嗳呀，朗格搞的才刚到？”一口四川话。

“莫提，走岔了路，差点开到杭州去。看看不对，路边都翻的是国民党的汽车大炮，才赶紧调头，开回转来。”邓小平的四川乡音同样浓重。

“肚子打饥荒了吧？”

“你有什么给我吃的？”邓小平也不客气。

“走，”陈毅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带你到街面上转转看。”

几分钟后，这两位华东战场的最高军政负责人，已经走在凸凹不平的石头街路上了。饥肠辘辘，而又兴致勃勃。后面跟着与邓小平同车来到的华东局财委干部骆耕漠。

那天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，一个江南柔美的春夜。街灯下，偶尔有几团柳絮，轻轻飘落，四周很静。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打烊了，偶然从一、两家的门板缝里透出一线线黄色的灯光，隐隐照见了对面墙上红颜绿色的宣传标语。不知哪家的婴孩哇哇啼哭起来，接着是母亲带着睡意的咿哦哄拍声。这个刚解放几天的城镇，一片安居乐业的宁静气氛，很使司令员和政委感到满意。不过，吃什么呢？看来，找不到吃的了。

陈毅很不甘心地说：“刚才我还听到有馄饨担的竹梆子敲的响。”转过一个街角，果然遇见一个馄饨担子，但风灯灭了，梆子也不敲了，挑担人匆匆往家走。陈毅客气地招呼道：“大伯，馄饨还有的卖吧？”

“哎呀，大军同志，对不起啦。”老乡停下挑子，抱歉地说：“统卖完了，还剩三五只馅子，十来张皮子，面条也剩得不多，只怕做不成功了。”陈毅忙说：“我们当兵的，嘴不刁，能垫垫肚子就行，你随便凑和三碗，怎样？”邓小平早在一旁连连附声道：“要得，要得！”

“好好，等一歇功夫，就好。”卖馄饨的于是点亮一盏油黑的小风灯，主顾们一边看他包馅下面，一边同他搭话聊天：

“这几天生意好做不好做？”

“市面上热闹，大军又多，我一天能多卖二、三十碗。”

“本钱还赚得回吧？”

“那是没话讲。你们不论当官当兵的，统不吃白食，哪象

国民党！”

“部队驻在这，有没有给老百姓添麻烦的？”

“嗳呀，真是托解放军的福，我们做小本生意的，才算有安顿日脚过了。”

“——老乡，你那罐罐里有辣子面没得？替我们多来一点！”陈毅向来是“辣瘾”十足。

转眼功夫，三碗热气腾腾的“杂凑汤面”出了锅，面上漂着葱末油花，香味煞是诱人。三人捧碗便吃，还赞不绝口道：

“好手艺！”“嗯，比我们四川的担担面，不差！”小贩在一边快慰地笑着。

“这下可解决问题啰！”邓小平向小贩道了谢，骆耕漠便掏出几张人民币付钱。陈毅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又问小贩道：

“这种新票子，好用吗？”小贩一边点数，一边点头说：“新票子值铜钿啊，金元券只好当草纸。只要东西不涨价，老百姓就谢天谢地啦！”

“你听见了吧？”邓小平向骆耕漠说：“这就是市民群众的心理。你们搞财经工作的，可要懂得这一条哟！”

三个人谈谈笑笑地走远了。小贩担起挑子回他的家。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他心里还有几分抱歉：这几位和气有趣的“同志”，竟没能吃上他一碗货真价实的馄饨。他恐怕至今也不知道，那两个爱吃辣子的四川人，究竟是谁。

直入，在广大江南土地上以泰山压顶之势连连歼灭敌军。渡江之后，我军攻势之锐猛，战线推进之快，非但使国民党大惊失色，就连我军总部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本人，也是不曾料到的。

仅在十多天前，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，装甲兵司令官徐庭瑶还取笑说：“有人报告我，陈毅部下收集了很多夜壶，说是预备摆在船上，灌入灯油点灯照明，以备渡江之用。”这一段拙劣的编造，使那些吃饱了美援的司令官们哄堂大笑，一时竟忘记了自己连遭痛打的滋味，真以为长江防线“牢不可破”，共军只能望江兴叹哩。

四月二十日，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。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二十一日即向全军发布了“向全国进军”的命令。遵照此令，我第二、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的直接指挥下发起了渡江作战，不出三天，就解放了南京。当时各民主党派在给中国共产党的贺电中称颂道：“师次三日，伪都即克。”

按党中央原先的估计，渡江以后，沿江还可能有恶战，要到六月初才能解放南京、无锡等地。现在，国民党兵败如江堤溃决，谭震林副政委率中路我军向杭州疾进，合围逃敌。粟裕副司令员指挥东路我军已连克江阴、丹阳、常州、无锡，前锋已抵苏州。解放上海的任务出乎意料地提早摆到了总前委的面前。

四月二十六日，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率总前委机关先后过江，进了南京。不久前还在这儿摆威风、吹牛皮的国民党司令官们自然早已“安全转进”，逃之夭夭了。当晚我军几位将领进至总统府，时间已是后半夜。陈毅说：“我等来到总统

府，不去蒋总统办公室瞻仰一番，岂不失敬？”

这三位曾被“蒋委员长”分别悬赏过一二十万银洋买取首级的共产党人，有说有笑地登上二楼，向蒋介石的办公室走去。

警卫部队的封条，保存了蒋介石办公室撤走时的原来面目：纸片和文件满地散落，那块用隶书字体镌刻的“总统办公室”棕色木牌被孤零零地丢弃在门后角落里。刘伯承扶扶眼镜，凑近蒋介石的庞大的玻璃面办公桌，说：“蒋总统的日历还是四月二十二日呢！”当时三位曾闹着玩似的，轮流到蒋介石的靠背皮椅上坐了一坐。陈毅还从办公桌上的铜笔插里拔出一支毛笔，说：“好笔，好笔，看，笔毛还是潮的咧……。”

十年以后，陈毅在《纪念宁沪解放十周年》的诗篇中写道：

雄师百万下江东，

辞庙仓皇是蒋凶。

丧尽人心终不悔，

犁庭扫穴事最公。

“辞庙仓皇”、“犁庭扫穴”，正是对当时总统府情景的凝炼描写。这是后话。当时这位“501”首长实在太忙了，还无暇顾及写诗。他们在蒋介石办公室只停留一小会，谭震林就来电报告：我九、十两兵团已将国民党逃敌六个军合围在朗溪、广德山区，我已发起攻击，全歼以后，将直趋杭州。紧接着，机要参谋送来了中央军委的来电。这正是关于“有准备地夺取上海”的电报。邓小平读过以后，特意把电报纸交给陈

毅，很明显：上海这一仗，挑大梁的是陈毅。

上海，上海！一个空前复杂的任务摆在面前。陈毅拿着电报走下楼梯来到前厅的时候，神态十分严肃。

“乱弹琴！真是败家子！”邓政委光火了。原来他看到：侦察员们竟把二百来米长、从大厅口直铺到蒋介石办公室的大红地毯剪成了两米长一块块的。干吗？各自垫着就地睡觉！“部队不能住在总统府，统统搬起走！重新给我学习政策纪律，好好地整训几天！”

陈毅听着，深深地点点头。

3

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。

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中央召刘伯承、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北西柏坡，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，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、沪、杭的问题。毛泽东同志对陈毅说，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，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。陈毅没有马上表示接受。

这种态度在陈毅身上倒是罕见的。

陈毅在党的托付面前，从来没有退缩过。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，濒临危境，是陈毅协助朱德，保存和巩固了这支经过大革命锻炼的红军主力，终于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。红军长征后，陈毅拖着伤腿，奉命留下来领导南方斗争，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。皖南事变后，陈毅又一次临危受命，任新四军代理军长，和刘少奇一起，力挽危局，壮大了华